



09742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

記目錄

西臯記

詒穀堂記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

大觀堂記

茂嶼山莊記

舊雨軒記

和州重修烈女祠記

永慶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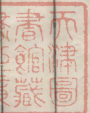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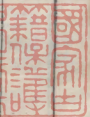
約齋記

永受堂記

武陵莊記

萬卷堂記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目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 and '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

記

西臯記

西臯子者莆之方氏也生有異質父宰公名之一蘭既長學于見素公字之曰世佩迺詔之曰蘭也爾知之乎夫是有君子之道焉托根不污潔也隱約自媚幽也雜處不化貞也後時猶芳節也夫潔以從新新以益德君子於是則思日新之學幽以務實實以宣華君子於是則思成章之學貞以立本本以成誠君子於是則思忠信之學節以定守守以致遠君子於是則思弘毅之學夫一物而衆美具者蘭之謂也爾不于父師之教是承而慢游以嬉將醜毒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一

是懷豈惟不可化誨抑惟爾寔自瘝絕爾其念哉西臯子則受教惟謹乃時時誦說詩書鈞纂玄微踐仁義之經驚聖哲之軌矯矯焉聞於時矣年二十三而舉于鄉已遂舉於春官秩於比部入咸麟鳳視之已乃請告而南與顧夢圭主張時徹者友也則益切磋道義誦習藝文以自廣暇則游衍於鐘山鷺水之側觀鳥飛魚泳之樂玩蒸雲吐霞之奇詠歌相酢自謂世無與易也已而西臯子調入儀部已又調入選部譽望日隆而讒忌者至竟落職以歸樹藝於東海之濱蓬蒿塞戶鳥雀可羅而西臯子顧獨欣欣安之客有造而問曰夫黃流玉璫豫章明堂物之用也大人虎變君子得輿德之光也以子之才美而獨見擯於明時意者

其猶有遺殖乎西臯子曰嘻胡然哉下和非智而足斯被刑屈原非忠而身乃遭放是故遇有亨屯數有通阨而入其孰能違諸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茲昔人所以明於出處之故者也客曰夫舖糟啜醢哲士所以宜俗也和光同塵賢者所以混世也是故鼓刀歌牛皆僥倖以赴功名之會彼非豪傑之士與而子獨踴躍自好不已惑乎西臯子曰夫良賈有所不售嫠婦有所不行故申椒棄美糞壤庸愈規矩改錯方員奚為吾縱不能為玄豹之隱而忍自同於燕雀乎客曰吾聞阮籍之放猶有窮途之悲陶潛之貞不免閒情之賦今以青雲之姿而服於疆畝之賤吾子得無戚乎西臯子曰夫犧牛之珍不如鹿豕之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二

適也椅桐之斲不如樗櫟之全也行千里者夕而得稅而猶以為憾乎且遭時宣猷行義之樂也方道躬耕隱處之適也唯其遇而已矣敢他圖哉客無以為難乃取酒共酌考槃而歌曰藝吾蘭兮臯之幽渥靈澤兮揚素秋綽約兮容與將隱居兮好球容賡之曰蘭之葉兮青青粲白玉兮繁英懷美人兮不見塊獨處兮揚馨乃相與大嘯定為泉石之交遂數相往來云

和州重修烈女祠記

易子鳴和為和之三年政誠以紓民康而愉澤無雍閼事無次且爰觀于都曰可以教矣乃比州弟子上雋慙激訓言以引以迪期而要之州弟子翁有作者爰觀于鄙曰可

以興矣乃樹之表章布之彝典昭之軌物曰為我民者攻
慝崇良無或不獲猶慮其習之芑芑也教之弗晬晬也曰
政以教倫倫以貞俗男女者道之輿也值紀毀則狄也邦
有烈人繫民之桀而沒沒焉何與吾聞有宋徐閔中女也
當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大肆虜掠執
徐欲污之徐乃瞋目大詈詰其臨難鼠遁穢民以自活也
曰我弗能憖女戮女忍其女同女則亟殺我輒蒙刃而殪
漂屍于江云夫殉義不捕折首如遺此其志磴磴然定者
與夫其祀于和舊矣而歲久弗虔官黜以侈垣剝而圯風
乃滋替司土者弗弋弗圖民其奚軌奚度我將規焉乃矐
公私費罔攸厝則召群不率之徒誠之曰女夫也而不若

于德訓則女方慘則汝成彼非女子與而蹈道若是能無
忝與爾時念共以滌厥回其乃有瘳爾其何如群用惕然
胥輸貨力以經厥圖時乃具鳩工制草萊驅鳥鼠平版
幹累堦址以堂以寢以垣以屏龕以妥主坵以設俎取邦
之亢女行者七人以從曰劉氏張氏董氏包氏清氏耿氏
張氏操履弗一秉節庶幾焉中扁曰知禮畏義象志也于
外曰烈女祠昭始也工肇于 月 日訖于 月 日不
侈不嗇厥觀用麗蒸蔗恹焉嗚呼民憇以愷性惱以殄行
時罔于翬其何以秉若易子其能政也知不解也其善園
民也能不怵也夫居則有垣園則有樊而民其無閑乎哉
禮義者民之閑也作而弗興刑戮之旅也嗚呼和之民其

懋哉勗哉奚啻一女子之為烈也

詒穀堂記

語曰良工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言有詒也
植桃李者桃李實矣箇桂之華不生於松栢夫物猶爾而
况人乎是故詒之士則士詒之農則農詒之賈則賈詒之
工則工夫業猶爾而况於行乎是故君子慎所以詒之者
也物之養人也宜莫如穀人之自養也宜莫如善穀也者
德之美者也子之於親也以孝穀幼之於長也以悌穀臣
之於君也以忠穀親疏之交際也以禮穀男女之居也以
正位穀細大之行也以敬信穀其宅心也以仁穀穀也者
穀種云爾也人之所由生也所由成也而可不務乎異哉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四

世之惑者也腴田沃土患其弗廣也金玉珠貝患其弗珍
也軒冕佩環患其弗貴也綺繡錦黻患其弗華也輿馬僕
隸患其弗侈也垣墉扃鑰患其弗固也而惡心偷行以貽
之人毀其滿神疾其邪隱明之怨積而滅宗之禍起欲無
蕩散得乎是故君子慎所以貽之者也吾宗有長公者生
七十年矣而色愉愉而行瞿瞿而恂如慄如於世無取也
于物無忤也旦夕詔於家曰穀汝言時則我子我孫吾汝
貽穀汝行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詒穀汝心時則我子我孫
吾汝詒吾所弗詒斯不利于爾躬爾其戒哉今夫盜賊刑
僇生人之大恥也而盜者之子與跖者之子方以裘袴矜
其父能彼其非人之心也乎夫有以貽之者也凡今不肖

子孫皆類是矣爾其戒哉東沙子曰吾聞多財為憂二
之智也畎畝遺安龐公之高也世之尸利府怨為子孫桎
梏陷阱者多矣如吾長公者鮮哉公名某字某別號且翁
邦襄邦章則其二子云

永慶堂記

余嘗誦法古人鑒觀天人之際至蒸民之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蓋惕然有省焉曰嗟乎茲天人乎格之徵乎劉
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庶
幾似之而乃一定於威儀之節則淺之言天者矣蓋天生
萬物萬物生斯之謂元斯之謂仁斯之謂命命也者人
所由以生所以死也而况於祥禍之應乎是故孝親悌

芝園定集卷三六

五

長以致愛也隆禮尚讓以致敬也厚施薄取以遠怨也賑
窮恤孤以廣惠也謹言信行以崇德也夫是之謂全生夫
是之謂定命紹休前烈而垂裕後昆率此其繇矣其或不
念不迪蔑棄天常而淫縱其欲專利而不厭府怨而無終
是操利斧而日自伐也欲以僥天之倖長茂其枝而庇其
本根詎可得乎吾家以忠厚開基代行仁義至東臯府君
暨洞雲府君益以詩書禮樂恢弘令緒爰有甬川太保岫
起明經致位公輔文章行業卓然名世海內翕然向風稱
宗工焉其季氏約甫篤志好修孳孳不懈乃以永慶名堂
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余為之論曰舜華之英翹然林檎灼
爍有曜夕而悴矣松栢生于山林歷歲年而益茂枝若車

蓋其高刺天霜雪不能凋震風不能凌何者其植根深也
培塿之興非不矯然雄也然草木之生不足以成數畝之
陰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珍禽異木之所蕃貞金粹玉
之所產雲物興焉百靈集焉何者其積氣厚也是故祖先
貽燕莫衍其緒是舜華之朝榮也奕世宗長以求蕃碩是
為高而因子丘陵也隆替又近靡有他筭矣今夫錯列郊
廛明章姓氏織鉅珠塗孰非殷鑒其在吾宗尤有可徵者
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故永慶莫大於念祖念祖
莫大於修德修德莫大於配命斯約甫之所為自勛者乎
於乎後之人其敬念之哉毋謂我實誣小子毋曰昔之人
無聞知約甫名邦禮大學生洞雲公季子其堂公所創建

而太保嘗諷誦乎其中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六

寧波負東海而郡崇巒複嶂鸞翥鵬騫環數千里而峙江
湖滙澤浩晶縱衡興雲雨而致百物蓋神靈之府而雄麗
之都也奇淑所鍾寔生才哲上之明先王之道建康濟之
勛其次亦以學業自雄標藝圃而翔天衢者踵相望也勝
國以前不暇詳矣皇明馭寓科甲蟬聯閥閱輝映蓋可按
牘而數也其在於今非無卓偉瑰傑之士亦稍稍尠寡替
矣巽峯張公初守衢州以能治劇改蒞吾郡風裁凜凜境
內大治雅慕文翁之風欲興起教化以復文獻之舊環視
學宮顧瞻廟貌則惕然傷之曰余聞之士敞則草木不長

澤汙則龍蛇不宅茲固多士成材之所也而若是陋乎乃
規度程督以飾以繕自門堂殿閣以及齋舍庖漏罔不植
其傾圯而新其黜剝枚枚如也翼翼如也既訖工公乃率
師生舍奠于先師升堂講誦進而告之曰諸君子知所以
修學之意乎蓋亦有風厲之道焉夫學者所以學為聖人
也聖人之道不在乎夫子之官墻而在於吾之一心故曰
萬物皆備於我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此其的也昔子貢門
人之高弟也其稱說夫子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夫豈
以門堂廟寢駁奔登降言之哉無亦謂吾心之宗廟百官
也今諸生周旋俎豆鏗鐘而考鼓絃誦息游豈無有感而
興思者乎是故陟其階序而知基之不可不豐也仰其穹

窿而知梁棟之不可不壯也瞻其翬飛而知輪奐之不可
不飭也觀其華澤而知丹雘之不可不鮮也一不備不足
以為美室學亦猶之忠信其基乎道德其梁棟乎禮樂其
輪奐乎文章其丹雘乎一不備不足以為成德故曰學有
緝熙于光明曰念終始典于學修其學之謂也官墻之弗
厲有道焉諸君子其敬念之哉諸生唯唯受命再拜稽首
而退諸文學博士懼嘉績之弗宣無以詔於永永相率乞
余言記諸麗牲之石余乃言曰善哉教也多士庶幾有興
乎始余童時見學士先生率朝夕誦肄不輟其聚而群也
陳簡編援訓詁更相辯難必求竟其旨歸高者貫穿經傳

旁羅子史百家其次亦專門名家精其師說其為文也必
矧列毫分傳於經義以故射策顯名往往率先他郡薦書
未出而已逆知其姓名什九矣此非獨氣數之盛亦倡導
之者得其方也今或不然盛服而遨列鼎而宴以誦讀為
庸流以講肄為俗學意有所至稍取經史涉獵一二率勤
竊他人之緒餘以文其謬陋至問所從來則漠不能對蹠
踰濟濟多不見錄於有司視昔彬彬文學之風何如哉此
非獨氣數之衰亦倡導之者無其方也今郡長公加志庠
序作興人才固多士自新之會也得無有仰前修而崇正
學如前所謂明先王之道建康濟之勛者乎詩曰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郡長公之謂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
弟子之謂也請以是詔諸將來若茲學興建之故則前輩
蓋論之詳矣公名正和世為南昌人起家丁未進士贊其
事者同知侯君國治通判段君在周君儒推官查君光述
皆有造於多士者也

約齋記

劉紹功氏以約名齋請益于諸君子之門間而謂曰詔我
乎時徹曰我未之能逮也何言乎語子夫道一而已矣昔
者越冶氏之制金也正其範焉而器不可勝用也王爾氏
之制木也引其繩焉而材不可勝用也夫金之渙也與木
之焚也微範與繩其孰能措諸是故至一而貫萬者道也
至小而函大者心也由我則敘不由我則訾夫其賢也而

唯物之尤庸愈乎是故君子求諸我弗求諸物求諸有恒
弗求諸無恒未誠而思誠焉未敬而思敬焉未定而思定
焉以致一也致一則直直則方方則大是故我張我弛我
入我出推之而萬握之而一若金在剛若木有繩孰與渚
我哉是故宅環堵之區而可以放六合之遐守盈寸之矩
而可以宰萬方之務委委蛇蛇與物咸宜疾徐徐與道
為俱非天下之至約其孰能與於斯雖然博學詳說者將
以反約守約施博者乃為善道博而不約是治金與木而
不以範與繩也徒事於約是執範與繩而無事於金與木
也執範與繩而無事於金與木也者君子不為也治金與
木而不以範與繩也者君子不能也故博以致約體斯周
矣約以為博用斯利矣體周而用利德何加焉此中庸之
道賢聖之規願與子終身服膺之劉子諾歸而識諸齋廡
之北時觀省焉

大觀堂記

項大夫減峯先生治第於縣署之西南負坎面離靈和畜
結土壤夷曠門堂寢室賓館師塾罔不匡飭名其堂曰大
觀乃奉其父三峯公燕息其中稱觴戲綵歌南山之詩上
千百歲壽賓至則設俎張筵吹竹彈絲以為娛愉愉如也
客進而請曰堂名大觀其旨云何大夫曰吾蓋以志吾遇
耳斥鷃狎榆枋而鷗鵬翔於寥廓鶴鳴九臯而昆蟲蟄於
坯戶性各有所安也蒙士以環堵為適而達人以六合為

隘智固有不齊也余不敏幸溝熙隆之運策名天朝行役於四方都邑幕布川谷星羅諸不可殫述乃若金門天闕之崇高青城紫宮之窈窕山若岱岳太行水若龍門滄海凡稱奇載志擅雄寰宇者罔不一一而目矚焉每一記憶歷歷如睹斯不為之大觀乎維是隘陋之居雖僻在一隅而山川盤薄足展舒眺高臺曲池芳林綺榭錯列於左右者如拱如抱不啻鳳翥而鵬騫也景而望之則橫山陳其前曲澗經其側文峯玉几抹翠流朱掩映於睇睇者無筭又前則蓬島挺峙複嶺重岡繚繞綿亘而安巖翠峯石樓赤岩相與獻媚而爭妍又前則三山九峯馬跡鮎騎各擅天設之巧而占烟霞之魁其間天門突啓迴絕塵區列岫

排空虹梁亞海蓋雒牧之鮮經而神仙之所都也居是室也青陽沛澤天宇晶明繁花雜樹吐藻舒英朱明應節則薰風與玉沼揚清谷響與禽聲和答秋高景肅野曠天空皓月耀靈星河在戶入冬則落葉飛丹積素凝白瓊瑤施於疊嶂珠璣粲于長林斯亦天下之美麗也吾得蕪而有之不出几席之間而坐收陸海之勝於以蕩滌喧囂怡神昭曠豈若銜金谷之富而侈輞川之奇者哉客聞而告余請繹其說余曰子亦知大觀之義乎牖室則容光不入鑑垢則好醜不章况足與議於戶庭之外乎故君子非無目之患而不能視遠之患易箴節家孔戒牆面其為訓一也故屏斥嗜慾所以凝神也放遠邪僻所以定志也誦法古昔

所以廣智也夫是以卷之方寸而有餘放之六合而不礙囊括宇宙上下今古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是之為大觀斯非大夫所以名堂之義乎客曰唯唯請持以效斯干之祝大夫以明經起家甲辰進士所至睥有政譽仕為山西按察副使引身而退論者以不竟猷幹惜之曾祖思誠公仕為御史祖拙庵公仕為南寧訓導父三峯公仕為含山教諭封濟南知府代以儒術亢宗稱世德云

永受堂記

永受堂者何改齋何大夫之新第也何言乎永受永德也永福也永壽也永子孫也永德而後永福焉而後永壽焉而後永子孫焉是以君子務之夫受也者售也就也諸可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十一

欲之物非德不售非德不就故德有隆眇而所受繇之矣今夫崑崙山之至大者也趾巨窮壤顛崇無筭靈雲夏雪積焉妖少恠木蕃焉是以仙靈蟄伏而寶藏攸興抵鵠之王群羊之麟與凡無名珍異之物蓋不可殫而記也海水之至大者也瀕洞浩漭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洩其一夕是以吞吐二儀浸淫萬類蛟龍鼉鼉之屬蟻聚而蝨息焉夫山不積不能成崑崙水不積不能成巨海不巨海崑崙不能以受百物德之不競而欲以徼侈獲難矣是以君子孜孜焉培良翦慝以淑心也亢矩履繩以飭行也惟孝友于以篤倫也肅防屏黷以崇禮也厚躬薄責以遠怨也屋施寡取以擴仁也累日而月累月而歲累歲而沒

身焉而後德斯永矣是故百順聚焉是故三壽朋焉是故子孫昌焉夫是之謂永受改齋少習儒業馳驅藝圃以詞翰致身綸館身依日月之際矯矯顯名矣已而出牧州郡沛宣休澤益勤不懈居常自厲曰夫天地一蘧廬也人生其間即百年猶旦暮也穹秩華階袞裳而鼎膳益忽忽如飄風也故把魁柄而獵垢尤者曲士之瑣謀也穀詒而燕翼貞人之所以遠覽也吾將為培塿乎將為崑崙乎將為溝澮乎將為滄海乎蓋旦夕兢兢以圖樹此無疆休乃其不稱永受云者意念蓋深遠矣余黯黯寡識人也乃改齋不鄙而語余以其故因為之演繹其說如此改齋再拜曰夫子之言非遷之所能庶幾也然不敢不力矣請遂以記

吾堂比諸書紳

芝園定集卷三六

七

茂嶼山莊記

余歸耕海上蓋髮猶未素也塊處環堵下榭終日屏喧黝溷自謂或暢適焉而囂垢交至惡窟歛門長策不能麾悍卒不能拒神欲澄而轉汨事欲汰而益焚賸鹿豕之嬉遊懷水石之容與未嘗不撫掌而興喟也一日慕東錢湖之勝與客遊焉沿洄絕境至雲龍龜山之間水澤浩淼曠野周遭與區奠於山麓曲隈亘於河干恍若桃源之遺跡問其名客曰此昔人所稱茂嶼者也引步而前坐一村莊蓬茨為戶四壁黥剝上漏下濕無布席之所舉首而望則見碧巖橫陳龜蹲虎伏其淨如洗其平如斷名曰偃秀其外

峭壁龍從摩切雲際其名曰翠屏蓋睇矚者久之客曰予豈欲之乎我能券焉余曰諾出門而右循山之麓隴複岡聯蒼松翳鬱或如揚旗或如振槊或如偃蓋或如交戟或輪囷而離奇或葱蘢而挺直輪蹄不經窈眇青碧惟聞二三樵夫條支翦楫丁丁聲深谷間遂乃荆草班荆箕踞而嘯載起載坐若或挽之客曰予是之樂併券可乎余又曰諾乃返村莊而飯飯已鼓棹而歸翌日客果持券以至則受而酬之金乃命家斡庀材葺事易蠹起圯諸所未備拓而修之周以垣墉飾以黝堊其前為門門之外鑿田為沼植芙渠菱芡青春朱夏花葉可翫弄秋至實可食也門之內反步二十餘武為堂坐庚而向甲題曰茂嶼山房其左

為廳事四楹為宿燕之所又左為塲屋四楹則牛衣農笠耒耜錢鏹在焉其右為倉四楹以儲納種粒又右為屋四楹守倉者居之堂之後為樓四面空曠引睇無際晝則清泉泄于石根長虹棲于木末觸目雅靚種種可憚夜則掛星斗于簷阿丹霞絢綵皓月流光乘戶牖而入交影牀榻間題曰聚奇樓左右翼以次舍或縱或橫佃田者居之樓之後為清渠渠後為園深廣可五畝古樹十數章環園而離立高者干霄大者蔽牛翠幄交溪綠陰匝徑不知樹之賓余而余之賓樹也其中雜植梧竹松檜桃李梅蘭芷薜荔橘柚蕉桂及諸無名有名之物而亭其中其左則蒼雪飛鳳平麓寶華諸山其後則斷峽繡嶺橫几掛榜諸山其

右則席帽鼓角凌霄綠城虎嘯諸山其前即偃秀翠屏山而龜山頓舉東吳小白參差在望因與客議亭名而沈子嘉則題曰品山蓋謂登斯亭也諸山歷歷皆可品題又謂眾山品列獻秀於茲亭云耳諸客皆以為宜亭之後甃石為池畜魚數千百頭魚遊與遊魚泳與泳池之後為屋四楹環以周廊客至則揮麈談玄曲肱寄傲余詩有曰持杯漫弄花前月罷釣閒眠石上雲蓋謂此也因題曰款仙蓋謂必仙而後可至此即非仙即至即仙矣亭之左有敗屋數楹舊屬田畯鷄豚於斯藁秸於斯桔槔於斯漁艇於斯今且蠪蛸封其戶矣乃葺而完之使灌園者處焉莊之左循溪而北稍後數武有石梁二一縱一橫則漁樵之所

涉也橋之右為小屋數楹以憩行旅以休餉饁倚杖而立則雲影墮懷禽聲出樹采茶而飲澗者相屬也其左有一神祠名曰巖觀廟不知為何代何氏之鬼鬼有妻並龕而坐非禮矣廟左有山蜿蜒橫亘後有削壁前有陂陀其名曰琴山陟而景望上洞九天下畢九地萬峯輪秀千溪獻碧西則天封浮屠東則錢湖巨浸皆可俯而窺也余乃丐其主而市之因亭其上曰步虛山腰疊石為臺架小屋其上于時栖栖于時語語名曰舒嘯蓋希踪塵外脫屣人間孫登阮籍之餘韻倘可庶幾乎自城至莊凡兩舍而遙為堰者二為橋者七來去頗以為艱每興至則嘯徒載酒挽舟而往至則擘擷烟霞眺睇川谷皇皇如不及已乃呼童

命酌佐以清談觴行無筭興盡乃罷或醉或不醉主人亦
問也濡毫賦詩或即席成篇或累牘不絕八义七步蓋未
足相雄長客曰景物有盡而賦詠滋多何古今人不相襲
乎余曰景物有盡而聰明無盡以無盡用有盡是以無盡
容曰唯唯已復屬余而言曰斯地斯居蓋人間之真隱而
物外之邃廬也吾為子撫石子其歌乎乃歌曰釣非魚兮
樵非木明月餌兮青雲幄謂余曷貴兮穹窿為居謂余曷
富兮萬玉為壑蟬蛻汗濁之中諒先民之有作客曰善哉
請復之又歌曰山有木兮斧斯之川有魚兮漁漁之東門
之犬華亭鶴心之悲兮誰知之百畝兮可稼衡門兮可棲
尊有酒兮豆有黍聊與子兮遨以嬉客又曰善哉請復之

三歌曰益歸兮山中駕白鶴兮驂兩龍排閭闔兮謁紫極
凌倒影兮御長風沉瀿為滄兮日月為宮曷遡攸始兮曷
究厥終彼祝雞與化鯉渺不知其所從客乃神曠意得載
舞載蹈已復言曰茂嶼之名山也久矣微夫子不能擅其
美微夫子不能狀其奇昔所謂地因人勝非誕語也蓋識
之為他日山中故事

武陵莊記

出郡城而西四十里是為林村其山則有武陵聖公聖女
前凰後凰楊輿潘輿其水則有桃源靈泉莊溪罌湖大都
川澤廻互岡嶺盤旋非漁師野畷不習其處余初得二莊
一曰花莊一曰小莊花莊以其華也而棄之小莊以其陋

也而棄之不復至止近復得一莊與前二莊鼎足而立不
華不陋頗為雅飭其外為門門之內為廳事廳事後為堂
翼以周廊寘燕寢處倉廩庖湍與農圃棲止之所畢具左
為花園雜植衆卉中有百許年物前為方池以滋灌溉蓄
魚栽荷有恠石數十前後離立右為蔬圃圃前有池菰蒲
芟芟不種而育其外藩以竹木森森鬱鬱望之若雲翳而
霧冪也出門而眺則見甫田廣衍畫畝相屬可種可穫可
麥可菽春雨既零土膏時動三農嘯侶以耕以耰山禽集
于牛背苔衣生於襖襖長歌短謠壯稚相答夏耘秋穫率
亦如之其外則有迴溪縈帶衍派靈泉不織而紋不染而
碧斯亦田間之佳觀也青山四匝如蓋如幄或仆或起或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六

一

翔或舞或既斷而復續或昂首而復俯吞吐烟霞丹碧變
異有良工所不能繪藻客所不能賦者古稱千錢買隣不
知此則何價以買之乎山川無恙而主人數易斯莊之第
而不治亦久矣余乃稍加修飾題之曰武陵莊蓋其地有
武陵溪武陵橋則以之名莊也固宜非神仙之真跡而竊
假借之虛名亦聊以浣俗云耳園之中卉木繁富雜亂無
章余乃疏而別之取牡丹芍藥寶珠石巖海棠諸貴種置
之善地自餘群卉則品錯於松竹之間叅以奇石疎密有
敘其荼蘼薔薇寶相諸蔓衍者屈竹為闌宛轉成徑四時
互易無一日而不見花闌之中周迴甃石可通遊屐蓋昔
人所謂花徑也群木之魁如剔牙松千頭栢則時之

佐以曲闌貴賤有等賓從有列亦宰物之經制也叢者折
之稚者培之糾結者攘之穢者剔之蘭芷蓀蕙遶砌而茁
池亦因舊時而補其闕園於是乎始理矣然而觴咏無所
杖屨莫停衆秀在前罔所繫屬時乃疊石為臺冒以新亭
坐而引睇則無一物不在目睫間花香遶榻雲影逗簾夜
則華星浴水明月窺尊時月游更而春意常足因題曰茹
春亭每挾客以至于斯觴焉于斯咏焉于斯語焉于斯嘯
焉蓋有窮千古而不為久極八荒而不為遐者矣莊之左
則小莊在焉限以清溪渡二橋乃至陋因其舊而新建一
軒名曰清溪別墅亦以供遊衍耳客無定期而張子應辰
沈子嘉則則數與之俱蓋二子皆遊方之外者也一日扣

余所以治莊之意余曰仲長統有言百慮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抗志山栖遊心海左遨翔太清縱意
容冶又曰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
夫入帝王之門哉余蓋爽然慕之故余之歸田也營稻畦
闢蔬圃買青山占白水網羅竹樹蕃育果蓏奇花異石亦
間徵一二時乃風舞雩之下濯滄浪之濱垂不餌之釣彈
無絃之琴取適不取適率不以告人人亦不何問也亦或
追遡千齡馳神九域懷達士而希踪弔逐客而興喟咄嗟
自語恨不得駕長風而遊于無何有之鄉又或塊處一室
呼吸精和求莊生之放達習老氏之玄虛庶幾有指迷途

而授真覺者乎嘉節不常良朋萃止蕩蘭葉入村莊綠竹
為杖白石為牀丹霞為衣黃精為糧禽聲以為管絃百卉
以為錦障着核載陳尊酒浮綠或臨水而飛觴或賦詩而
刻燭誦明月之篇歌猗蘭之曲盖妄意至人之彷彿而擯
塵蒙之齷齪者也余聞昔者遺世之士率皆有托而迹或
琴或鍛或蓮或菊或據梧而吟或隱山而嘯或負耒而耕
或垂綸而釣或失侯種東陵之瓜或去相營綠野之第輒
川稱王平泉誦李斯皆超情於六合而流風於百世者也
余盖徒厭埃埴之汙而未知夫蟬蛻之道子如有以相勗
願書紳而三復焉客有間而言曰喻之矣

舊雨軒記

芝園文集卷三十六

六

夫志邁塵寰則六合為隘神遊汗漫則環堵為舒是以仲
長著樂志之論蒙莊命逍遙之篇凡皆曠識設情自逃氛
垢者乎夫物有之鵬之奮也搏九萬而不止而鷺斯自適
於櫟實神龍宅溟渤而纖鱗舒泳於蹄涔有如守玄札之
鑰解形役之膠亦奚必遠有慕尚哉異矣乎華寂之不相
為謀也連駟而馳結綬而趨可以樂而忘死而閉戶之子
桑鑿坏之干木兢兢焉恐雲壑蒿林之不恒保有也此其
操執何居焉余嘗謂志苟可伸巖廊乃委蛇之地道或時
訕衡泌斯遊衍之區惟其過而已上海朱邦憲氏紹闕阼
之鴻休襲詩書之餘馥談道講藝翫藻擢玄彬彬駕馭曹
耦蓋大冶之風胡而藝林之神駿也使也對賢良之策則

當錄之上第應孝廉方正宏詞拔萃諸科將必甲諸魁
顧乃高自祕惜不一試於玉堂金馬之班方且續閒居之
賦綴潛夫之篇若茂陵封禪之書子淵應詔之頌不之屑
意也時復好為奇節傾囊倒屣赴人之急交歡天下文學
長者惟恐不及如吾鄉沈嘉則氏其一也爾乃葺屋數楹
圖書序列彙鼎錯陳日課肄其中客至則觴詠焉題之曰
舊雨軒而介沈君屬記於余余未知名軒之旨妄意雨之
言澤也舊雨云者繹思先人之澤也軻孟氏謂君子之澤
施及五世朱氏上世無論自楚材翁以藝文名代迄於福
州公凡五世矣而澤猶一日新也繩武象賢朱君殆以自
況乎倘如少陵感慨於車馬之客則非達人之玄尚矣沈
子其往質焉然乎不然取適不取適朱君宜喻之哉

萬卷堂記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九

萬卷堂者鎮國中尉西亭君藏修之所也君懋德東平體
資河間却狗馬絲竹之娛薄妃嬙姬侍之奉弋秘圖書沉
精丘索服就明穿榻之勤窺汗牛充棟之緒謂寡陋非所
以蓄德也夢想名山石室之藏謂索居非所以博藝也倒
屣操觚授簡之士徵求殆徧於寰宇購募不吝乎金縑於
是負緗帙者竭蹶而至工鉛槧者鴈鷺而前羅孟堅之九
流集李充之四部蓋不啻鄴侯四壁之藏淮南枕中之記矣
是以命令百代彌綸四海非松喬而指掌乎邃古堦戶牖
而洞矚乎遐方蓋翩翩清世之佳公子也當是時芳譽狼

籍乎簪紳光華貯嚮於騷壘華茂赤牘之使靡有虛日天子下臨軒之錫公卿推遜膚之誠登之宗正禮如老更衰然異等矣君以書詣余曰睦摯不佞於世無所短長惟是琬琰之精俊髦之謏心誠好之非復聞古樂而忍卧思鴻鵠而坐馳者也購求積載頗充篋笥爰分而度之一曰經類凡十一凡六百八十部凡六千一百二十卷一曰史類凡十二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八十卷一曰子類凡十凡一千二百部凡六千七十卷一曰集類凡三凡一千五百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其內或有丹鉛點綴或有校勘題識平生心跡盡在於是惟先生一書記之余曰甚矣文章為用之大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範圍天地幽替神

明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舉不越是矣方今聖化邳隆廣厲學官之路樞衡率奮於儒術青紫多出於膠庠是以六合同風子衿駟首人懷拱璧家握靈珠蓋藝苑之昌期而太平之盛瑞也君乃揚其金鑪馳之玉軼所以佐宣鴻化彪炳士林者不其偉與抑予聞之人各有心者尚不一和嶠之錢王濟之馬單璫無論矣桓伊之笛嵇康之鍛猶之為癖也子猷之竹元亮之菊其清而寡實乎孰與浮余皇於學海肆采擷於瑤林郁郁彬彬如西亭君者哉異日有窮千古之淵源綜百氏之沉濫者必當於君乎求之矣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

傳目錄

陳約之傳

王陰陽傳

亡姊傳

張尚書傳

鄔處士傳

丘孝子傳

虞契真傳

盧山人傳

沈孝廉傳

薛次公傳

柯希齋傳

芝園定集卷三十七目錄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page number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 and other faint characters.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

傳

陳約之傳

陳約之名束其父智人也。個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為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於鄉，沅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慇懃，束願得師事。為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謹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汎濫百家言，上下屈

芝園定集卷三十七

一

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髻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辨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為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為程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

所契會者鈞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
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
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祕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壘之
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
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調祠部
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
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陳說藝文侈論叻議至達
旦不休倦則便相枕卧率以為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
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
於是始凜凜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
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

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
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
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闕狹宣布威信
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
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
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
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徼時之幸遭逢希濶屢晉清班
從侍華轍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
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
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紀周任
陳力之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

田里以保餘年者聞罷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兀厓霍公
與甫川公為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
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
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閩也余時為僚握手郊勞見其
色皴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
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
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
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踟躕家人莫
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
下已而忽大嘔血頃臈可數升病瘡矣余乃撫其背曰夫
疾者非他恚忿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

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夫患約之頷然之曰愛我
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
於家則飲猶昔也曰夙疴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
竟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
使往訊報幸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
馬過不付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
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死矣
奈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
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
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僚於藩枕之眩而
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以歸所者

文若干卷唐應德列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冢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悉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櫟遼膚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所在齟齬至忿恚而死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摻刺刺深抗引太峻天忌其然乎

王陰陽傳

王陰陽者越人代家東海上曉陰陽家言至王喜者憤其

芝園定集卷三七

四

先世弗振始嚶嚶自鳴其術然言無左驗諸埋家弗貴也喜乃歎曰嗟采夫明珠暗投而孰予收我乃陟降山谷間自擇便利可以美田宅長子孫者輒徙而居徙輒益貧糠粃不厭猪牛狗鷄皆死然愈益遷徙不休已乃力不能徙矣老無以活乃投於吾宗丈人居有頃吾宗丈人竊計曰此且暮死耳而宿之不將為餒鬼耶是且不祥乃遺之米穀扶挽以出舟而歸之越數日而喜死矣其子曰文一亦稱王陰陽有父風亦嚶嚶自鳴其術日負青囊經徧行野田間見一丘一壑目眈眈視指東畫西且走且顧田農望見之輒知其為王陰陽也為人說莖埋居築事通不置省王陰陽曰吾術豈下曾楊哉而世莫之貴豈謂我聲價未

高耶乃冠紗帽被服帶蹇蹇與縉紳士抗伯仲之禮然衣
皆穿孔冠盡蠹蝕也帶空圍而無飾蓬髮歷齒赤脚曳革
履兒豎子見率群聚大噓則左右逐而詈之每日肝困餒
矣諸富姓莫有延之飯者即延之飯則不問蠹薨美惡具
雜咽之几案所陳列都盡諸富姓益厭苦之至問興築事
曰某方向利乎曰利某時日良乎曰良曰他陰陽言不利
不良若何則投書起曰何與我事惟汝所欲用之矣以故
術益弗售則曰吾父徙非其所乎復徙而他然術終弗售
也其妻兒恚詈之曰古在庸何憂年踰八十髮垂垂白矣
鬚戟起兩肩負願猶日走城市巷陌不休張子之居憂也
陰陽趨而過乃呼之坐從容與論禽鬼獸曜之形浮沉聚

散之訣吞吐分合之狀逆順生死之別與淺深之宜倒杖
之法陰陽乃拂衣而怒曰吾家業堪興數世矣閱人奚啻
千百安用是覩縷耶不顧而去一日天大暑至井亭道中
會迅雷暴雨奄至無所休舍乃偃僂伏匿禾稻中濕熱蒸
擊氣上逆瀕死踰數日其子竊恠之曰我翁率朝出而
暮歸即暮弗歸越宿歸矣今久之不返豈富姓欸之耶已
而稍稍有言一老人僵死野田間抱持青布囊隱隱露書
冊半若蠹爛者其子頗心動疑其為陰陽也趨往視之其
信且訛且慟負其屍以歸太史公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
然世人相率奔走之謂其可以測機祥而反禍哉也乃今
王陰陽世其業矣自擇美利以謀其身豈有遺智哉而卒

不得一丘之地以居至父子窮餓而死則夫為人謀之也與夫祈人而謀又安可傾信哉余故著其平生以為幾福利而迷智數者之戒云世有以術之工拙為言者觀於郭景純絕命之事益足以鏡矣

亡姊傳

時微有姊曰惠徵生而警慧過目輒記憶手所檢括無論久遠一探即得也纔五六齡即善女工不習誦書聞大人諷誦輒曉儒家旨頗矜負自用吾母從容譬之曰訓有之生男如狼尤恐其廷生女如鼠尤恐其虎言女德貴柔也而女乃反之不將辱門戶耶思矣姊由是大悟始悃悃為婉順之行親寢乃寢親興亦興浣濯組紉恒先意為之書

芝園定集卷三七

六

夜持筐篚織作不命之御不敢御也母乃撫其背曰吾女良苦庶幾少自愛乎性好修潔即馭寒墮指浣滌不少廢服濫惡服時時常若鮮新者視聽專一罔有陝輪笑不見齒行不褰裳自閨闈以外罕得覩其面者時微之幼也大人謀之嚴辛少間稍搏擊瓦石擊擯草木以為戲姊乃誠曰夫驟千里者厭卓櫪游霄漢者棄樊籠物亦有所志也大人守道食貧執勤苦不懈疆畝塗墜將惟汝是賴矣而猶有童心乎頓首請謝不許具以狀白須朴罰乃已時微每行學夜歸或誦讀至夜分必斲薪滌釜治飲食慰勞之比長歸王氏婿故業儒也諄諄以讀書持門戶為規足不踰閭聲不聞戶外見人則却走以避諸鄰婦竊譏之曰安

取此女者是傲僻不可近妖物也已而敬事舅姑細大必
度即誤有詬譴不怨第深自引過性至約畱即米鹽薪芻
織芥必節縮寒暑力作一錢尺布不私也見尊長則肅厲
長揖至地春秋社會及時節出遊諸隣婦呼之偕則固謝
疾病不往由是諸鄰婦竊相與言曰秀不華穀麟不孕牛
俗傳張氏有世德此女殆其徵乎因字曰惠徵云年二十九
而遂以產難死家弗戒於火并其骸亡之君子謂天道不
可知矣有子二長曰元用為博士弟子員仲曰元中生而
失母鞠於舅氏長乃歸王氏詩曰哲婦傾城又曰無非無
儀無父母貽雌夫折置惡德哉而女婦忌之為其可以役
機智而敗家政也若吾姊之惇本潔修斤斤操箴訓不懈

愛國定集卷三七

七

又何惡於哲哉昔曹大家作女誡七篇諄諄以飭躬淑行
為先若吾姊者豈所謂聞言而興起者耶

張尚書傳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不知

先所從徙世居鄞之槎湖稱槎湖張氏曰原者其
始祖也原生儒儒生紳紳生惠惠生仲延仲延生

叔謙叔謙生公曄是曰文一府君為尚書高祖公

曄生純是曰一齋府君純生忱是曰東臯府君忱

生時敏是曰洞雲公洞雲公是生尚書自始祖至

於洞雲公凡十世代有隱德長厚之風表著里閭

而東臯洞雲則益務儒術以詩書經海上矣尚書

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乃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又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洞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升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上聞咨嗟傷悼諭祭營塋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徹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為詳改得論次其事

傳曰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厄然瘠也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遊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鏡物即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踽踽步趨群兒有跳踴譁呼為戲者輒疾走避匿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即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恠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謂塾師弗辨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迪之又羣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誦里生講述則亦講述若勦說誕語則嘿弗應也而去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撰擬詩騷惟恐目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遨則曰業為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汗隆又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哆濶仙釋之幻化與夫山

林藪澤澤其奇風雨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媚其機象
祥復彰其詭目無彈睇而神無留應孰與携手蹋足六博
格五以為娛乎蓋年十五六而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乃
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兒孺子語也有司舉
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
也砥切聖賢之學遊神高朗恥為世俗妮妮者計偕上京
師會 孝皇虔精籲俊宿齋以禱期得真才以佐理襄化
者而甬川與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祕書已授國史檢
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
為大雅君子也未幾 孝廟賓天 武皇嗣位中闕劉瑾
者數輩蠱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隆寵赫赫

當路兩人遂以鄉里肺附獵取樞要而首干恩澤者則兩
人子弟姻婭也以其故廁入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譖讓
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瑾焰不可燎也易危壯頰孔戒已甚
而今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
以見志蓋以瑾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瑾者也時瑾日把弄
威福數徵文以法縉紳有何校而斃者眾稍稍誣焉而諸
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齮諸學士屏
斥殆盡或曰蓋焦段之以人謂甬川於是有先見矣已乃
乞告歸省家猶食貧也羹藜茹藿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
諷誦不休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
之而當道檄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

希濶得簪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
過不自量誠願得便地以養庶幾報稱萬一者乃出為湖
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
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如雄褒某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迪
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肺腑根極旨要必人人寤暢乃已
凡所物色必卓偉蜚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
張提學張提學云會 武皇四出遊幸寧藩鼠亂四方洵
洵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致仕
以終養曰以陛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
母視臣則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一

違其意姑聽之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

為四川提學無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為福建提學歷遷庶

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雲公不祿矣終其喪起為吏

部侍郎推轂善類蓋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曰明主

在上承德意者弗違矣而何敢奸之時冢宰汪公與兀厓

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詆譏爭鬪而甬川則數數婉曲譬

解之事幸不廢兀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謂

如甬川非耶乂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瘳曠殃之

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已又徙

詹事諸所奏對莫不稱上肯嚮用矣而終以母老故不樂

居數上疏乞骸骨天子特加財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

又改南京兵部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張某何在聖意固有所屬乎而竟以一疾不起傷哉初甬川之學也以人性無不善以聖人必可師澄神壹志日以繹洙泗濂洛之旨駸駸乎進之矣居常危坐一榻自朝至於日中晏不懈目無流視耳無傾聽褪其身納之矩矱兢兢焉時徹之童也大人遣之問學乃諭之曰所讀者非聖賢之書乎所學非聖賢之學乎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試觀魯論開卷之言其曰學曰時習非我耶曰說曰樂曰不愠非我耶其曰弟子餘力學文弟子非我耶曰君子務本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非我耶即是推之而學

可知矣又曰知內外輕重之說乎權之稱物也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不可強也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莫不輕矣如在我者輕也則小物末技孰非可重者乎又曰學誠而已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純亦不已聖人之誠也擇善固執學者之所以求誠也命斯斯謂之性率斯斯謂之道脩斯斯謂之教一而已矣故一誠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時稍有開寤而未之盡解長而仕矣猶諄諄規從德義今其書在者率皆藥石語此豈淺之為愛者也甬川仁孝根至終其身無迂語為政務持大體斥斤小苛其論議必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故人無賢不肖皆傾心焉至功名之際則恒自退抑不與

時競既已為吏部九年而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已而往往
位已上然終不以為意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鬣亂有
聞今顛毛且種種矣而尚未有成人有言行邁屢稅胡能
有這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之論甬川者曰靖恭正
直則大臣含弘寬厚則大臣博達通明則大臣清儉莊肅
則大臣使也依日月之際而完喉舌之司必將翼輔聖德
培植元和廣太平之路而衍靈長之休不徒然矣而乃竟
已已也嗚呼其天乎其天乎平生著述自喜有詩文集若
千卷最其得意者有中庸傳論曰物理與人事其不遠哉
蹄涔之水魚不盈寸神臯大澤龍蛇興焉丘陵之崛起非
不矯然雄也而興雲吐霧含茹元氣蒸萬有之靈而棟明

芝園定集卷三七

十一

堂之木則孰與龍從蜿蜒發源千萬里之山斯愚智所習
見者乎吾宗自鼻祖以至於今植德累善者凡數百年而
尚書挺生此其彰彰驗者矣余嘗為之言曰先世之樹藝
遠矣乃今席之蔭焉蓋姑灌溉乎使蔭之得長而不遽斬
艾以絕也則先人有知庶其不愧已乎

馮處士傳

夫巖穴篤行之士澡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傲隆赫之
譽覬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往往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即王
公大人罕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
傳鞠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
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蓋於馮處士有徵焉

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畏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謨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即濟灘而家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傳諱珊再徙泰和之城南占籍里中乃又為泰和人處士其嗣孫也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即誑之亦弗為意人因目為痴夫蓋刺譏之也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為快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偽金糶者繫以訟官處士不問誰何輒為之居解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矣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

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窶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凡所為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即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喻肯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為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為市者即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瀾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蟇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敗

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尤篤孝友侍其父某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以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為恨見子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子岡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勤于作人不徵諸生束脩之饋以廉謹稱比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為余門下士聞處士之行蓋為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蓬麻殊墨之喻要非苟言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錐之利嗜腸啗膚於他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肺附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若鄙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還金活命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患之事一何奇也昔陳掌不侯而丙昌紹國論者以為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鄆氏後昆之昌熾亦若持券取物者矣

丘孝子傳

芝園定集卷三十七

四

丘生名緒字繼克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款獻不自矜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則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霑霑也孝事母余甚篤父之卒亦

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
師生獨侍湯藥唯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
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
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
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憇於
途知生為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
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廐也詢
以母向往故廐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
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杰
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貽書囑王為訪其人父之未得也
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為鄞人也而

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
憲副之子云生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
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僂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
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為
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
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
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觀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躋而入焉
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孱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
夜遍詢諸族有孀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恚而
咻焉姪語之故孀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
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

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為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于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為先生導生喜甚即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采苦而來豈為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諭如其言遂往

王碧川詢之而問左老嫗亦如其言即生從奴亦以為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俵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為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為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妣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并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饍怡如也生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恇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費若干析產時眾議曩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

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曰
孝友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絕無他腸惇睦族黨往往能
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跡圭崖不問賢不肖皆
稱其為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綜群籍於經書尤剖析
精義執經問業者屢滿其戶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
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
疽發于背旬餘而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
六十有一時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
掾至舍為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誅之者曰嗟丘生
破家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幼學孜孜終其身而不及沾
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死之夕家人環聚泣請所囑乃張
背昏昏語其子曰婆要緊婆要緊婆即母黃氏也以是占
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余於丘生蓋有徵於
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廐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
之周成又異東門之王四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
遇又異使非孝通神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關開之葉
昧殆所謂若啓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睽分
流離顛沛楚戚萬狀而卒徵神之佑完其天親即悍士見
之蓋未始不鉢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况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虞契直傳

越之東鄙桃浦之墟蓋有異人焉虞氏名標字世望生而

敏慧岐嶷厥父仲清府君謂其不凡也而奇之既長治舉
子業解章句習佔畢輒通其藝稍稍駕軼曹耦然非其好
也數試於有司數不利遂巡自失乃蹶然歎曰是惡足困
吾志哉輒棄去禿儒生衣冠而冠山人冠衣奇恠服頗類
游方人者乃學古文詞效唐人聲詩以暢其志益著佳山
水寢室後有隙地少許疊石假山間植紫筠鬱鬱成林題
曰萬竹雲窩時時對花鳥嘯詠焉客至則烹雌醜醜而啖
之高談侈論有證無證客或當意不當意弗顧也已復歎
曰夫坎蛙鏡於只尺鷓鴣狎於卑枝以此自怡其性可矣
又惡睹夫遼廓之翔莽蒼之適哉昔人不有遊方之外者
乎乃歷會稽探禹穴沉錢塘放浪西湖之上更裘綌不返

已復上吳會謁延陵季子之祠出海虞問子游里躡虎丘
觀所謂萬頃雲者撫吳王藏劍之跡底金陵窮六朝雄霸
之規模景皇明開創之鴻業凡兩華棲霞牛首木末諸名
勝罔不極意眺睇已復渡揚子稅廣陵信宿瓊花之觀以
詩弔隋楊廣蓋傷之也已復遵淮陰悼韓信之誅死非罪
唁項籍於彭城歌大風於豐沛涉汶泗拜闕里顧瞻遺像
若親聆先聖之木鐸也踐幽薊之區詢三關拒胡之防蓋
籌度形勝者久之徘徊國都諗九廟之遺烈訪四方游士
雲集闕下者若雕龍炙轂之輩或祝維化鯉之流庶幾一
扣其奇而未得也所至輒有記述殆滿奚囊恒詫於人曰
天下奇觀余蓋囊括無餘乎已乃返句章之故都釀遺塵

之往跡閉門下鍵收聽及視誦靈均遠遊之篇味老氏守
雌之旨凡前世道家言若參同契諸書靡不研繹私語於
心曰應龍之翔不若玄蟬之蛻也馮馬之馳不若靈龜之
息也余將秉籌握筭以較奇贏乎抑墮體黜聰以遊玄漠
乎將為俗士之娵娵乎抑為嬰兒之嬉嬉乎將凝冰焦火
以自戕乎抑芻狗萬物以全其天乎居常不問家人生產
作業即闔閤及門亦不之應也不殺生物不踐生草蓋如
是沒身焉冥契真詮玄通象外人頗以異人目之乃虞君
亦自以為異人也遂自謂契真子云余與君異姓兄弟也
知風槩為詳乃其家世之素行誼之雅則其子思敬述之
悉矣茲不著外史氏曰余與虞君蓋多其喜變云其初蓋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九

跡弛人也已變而為詩人已復變而入於道視世之耽榮
利競刀錐者不啻若蚊蚋蟻虱然也此其中可輕嘗哉余
嘗贈之詩曰不着儒冠着道冠山林隨處可相安探奇故
有詩書癖選勝曾窮陸海觀近水漁樵皆是伴四時風月
總成歡欲知玄妙今何似試看囊中九轉丹蓋實錄云

盧山人傳

盧山人名濔字宗潤別號月漁志所好也性稟靈異讀古
人書輒通其旨顧不刺經為儒而篤好唐人詩品題風格
一一不繆時有撰著率合作可諷人由是稱盧山人詩云
落魄不事生產乃處世絕無機械猶之草衣穀飲者流也
一嘗為吏烏傷以所齎金置土穴中用則取之旁晚者

其如此也發而盜焉已乃資用不給遂棄其役而歸歸則
日集里中人圍碁六博或決賭以為娛日中矣即炊脫粟
沽市醪啖客已乃復博奕也每角勝負爭道時聞其鄰人隣
人苦之明於岐黃之術諸所治輒治然亦不屑屑也客或
款門鵠立延之則引客謂曰君視余戰酣寧暇從君所輟
其所甚樂乎常顧橐中有少餘金輒侈然自足召博徒以
嬉不復赴人之急有石橋黃生者梁博士壻也病幾殆梁
強之往夕食罷滅燭寢矣復起吟哦環榻而行竟以達旦
主人詫曰何物精恠終夜咿咿作聲乃何能治病耶以故
術不大售售而得金納之袖間不復蓄藏往往遺失亦不
以為意一日與客舟行鹽河而亡其金覺而咤之客曰殆

鹽而沉也山人不信曰是褻以楮何遽沉乎則盡出袖中
餘金屢試屢沉乃曰有是哉與客大噱余嘗作石假山新
成以酒樂賓爭先登眺山人獨否曰是方湊未牢也萬一
崩墜即黃金鑄骨寧得全乎一日訪友蘭若新雨之後臺
高屐滑蹶而踣於地山人恠其何故也凡三試而三踣見
者掩口而笑平生寡所嗜慕惟詩朋奕友日相昵狎通其
肺腑否則雖豪貴人詘意氣親之終不委誠焉山人之始
交余也蓋與東籬朱舜夔俱也舜夔嗜酒豪飲而山人則
不能每席間分韻賦詩輒爭短長不相下或至大闕乃其
背則更相推遜不有所詆訾也舜夔先遊松陵溺海而死
余與山人傷之出涕乃今山人亦復以客死乎山人又喪

妻不娶其子格亦不娶曰他日得遊終南少室瘳雲御風
即父子相從可無絆也山人精祿命書自刻死期當六十
三歲以甲子課之則龍集戊辰也嘗夢與沈問之語別問
之贈以一緘戒之勿發發則其物當亡且兆不祥而山人
故發之中有一馬應手飛去既而以告友人友人頗異之
問之方尹黥縣山人欲往展焉余數尼之曰問之當事方
新母溷彼為也山人曰又曠話言積懷種種余往尋盟耳
他無與也何嫌乎乃六月戒途走馬萬山中抵休寧逆旅
去黥者僅百里中暑而病夢與其弟子王生俱溺於河王
生欲登岸而火牢挽其髮髮脫滿把視之則黃絲也寤而
語王生曰余其死矣夫色絲為絕命其不復延乎夫羸博
旅瘞王孫保塋亦何必以客死為憾哉無何果死乃其所
自刻期與亡馬之夢若徵券然者其數乎其數乎山人素
所交游莫不盡傷而余與沈嘉則李賓甫痛之尤深蓋傷
風人之日謝云乃為之論曰莫不有居而惟鳩之居孰如
其愚莫不有妻而老乃無妻孰如其痴非愚非痴處人所
大不堪而獨晏然以嬉斯不亦甚恠耶嗚呼若山人者余
不盡知之矣

沈孝廉傳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
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曰親庵徵
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亡他勤也而精於

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為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川擊擲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溫州林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獨奈何徼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饕斯饕扇枕席滌廁踰以為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蓋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隣嫗故相驩也而隣

嫗突於鬱攸無以為家母念不置先生蹙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隣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瑣尾流離不問誰何輒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困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為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為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為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翼之有成隣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曰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

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詫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即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噍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閑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散人溷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闕河干屨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怒強賓之行臺詠咨治道然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

見其咏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勅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頷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而求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

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
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
走謁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
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
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
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
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
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索田家飧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
一投謁為謝卒亦不蒲伏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
人有恒言售玉視厚售鼎視久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
乎夫弋華獵譽青紫為之先驅馳騫仁義之途則榮名猶
稿葉也彼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
純孝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即伯夷
嚴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平居集業稱說先王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妮妮妣妣其不為優伶駟贈之
行者蓋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先生逝矣乃海
內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則國朝著名獨行傳
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薛次公傳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浮休公
章憲負不羈之才有輕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麗溢發其於
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柱籍抗跡烟霞希仲長之樂志

著王符之潛夫意興所屬輒數千里而赴之無留難者
公受過庭之訓方在穉孺已了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
聖之方日尋繹晦翁之學動以為準因以畏名齋比諸書
紳云嘉靖壬午舉於應天己丑舉於南宮觀政禮部時河
間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景譽
會選臺諫輒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
匡違拂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者以左道
得幸親為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為奸怒公之齟齬之
也甚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照磨
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
書而叅伍之合異為同反博于約充然有得也壬辰陞浙

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散曹也公事不避難
歷試輒效而詰奸莖良尤為孳孳人曰世恒病遷吏偃蹇
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當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
申陞四川敘瀘兵備僉事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稀噓虺
螫鬪閩無虛日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鑿齒
雕題孰非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蒙撤累世之
讐靖永播方萌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
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刷宿偷誅葉廷春之負固拓羊角
水之堡城而民始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蔽却鹽稅
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團操以飭部伍峻防石畫運
凜一方之保障不徒炫飾旦暮已也時分宜嚴相國方貴

寵用事而其子世蕃干紀亂政黷黷日月公治與之隣諸
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為城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
苟直問遺又絕不與通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
弊群吏風言官拾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
奈何求多於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吾骯髒之性不能適俗若冒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
正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自
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盡方畧所穫率倍他農治田之外一
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蒞任始一修謁有以公事來
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耳辛亥以後倭寇
陸梁暴于內地公請築楊舍之城罷諸鄉之堡守君山之

險操團練之兵嚴選將之法率鑿鑿可行至於表錢尹之
死忠莖死綬之群旅捐家粟以食寓戶用密計以破內應
白庫役糧役均徭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興
歎者也晚節勅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誠有所寓
也公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
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
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情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必入家
廟肅揖次至賓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人五倫為大
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讓先世之產於伯
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一二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
而不衰真於忘食忘憂者無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

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慎動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為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其他與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曰心學淵源錄曰藝文類稿曰藝文類稿續集海內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庵氏唐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臯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

論曰天下將治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操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為制行之準的謂之尚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柯希齋傳

莆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唐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百餘不可枚舉與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勸好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闡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當史

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讎百家之異同敦
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
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守閭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
自祕戰不少露鋒穎色温而莊貌恭而泰言議非由衷不
吐望之知為有道長者也已而注南戶部主事以非其好
不祿也而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浦
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可以輟食而不可以輟學可以却名
利而不可以溷性靈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
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
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拚孤陋作左右二銘明
其意著講義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

操履為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于
學之次第慷慨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
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盖允蹈之也又錄所
答問輦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
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
帝時號宋遼金三史盖出于元儒所修履莫辨褒貶不
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而以宋為正統
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
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釐
複補漏擊異訂謠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黃公佐序
謂西漢之書不得專美于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

人紀莫之或先矣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爽實漢書之增損爭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為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公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為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嘵嘵然謙之而公不恤也書一入詞終身不忘至耄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問孳孳蓋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

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踣唐凌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可欲無一足以淆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非義不苟取予人亦罔敢以貨于者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以資廩至義所當為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暮功不與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咲正襟端坐肅肅如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

若觀人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夫遊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為不朽圖觀風之使欽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錄云公名維騏奇純其字別號希齋莆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槃飲泌之流其清才亮節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與援又不一通書于政府卒棲遲林壑以死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為長慨者乎公生於弘治丁巳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子植孫某某

芝園定集二十七

三十一

論曰好修在己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觀風之使非有一觀之驩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闥闔呼吸成風雲非不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炙顏色者哉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末俗之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